

十几年前去见瓦莉娅，就因为她是平了反的“女特务”。不仅如此，她还是电影《黑三角》“女特务”的原型，也是哈尔滨当时四大美女之一，四大美女中三个被打成“女特务”，包括电影《徐秋影案件》两个“女特务”的原型。

周 鹤 著

文
汇
纪
实
丛
书

“女特务” 瓦莉娅的故事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特务”瓦莉娅的故事 / 周鹤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5.5

(文汇纪实丛书 / 萧关鸿主编)

ISBN 7-80676-813-0

I. 女... II. 周...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600 号

· 文汇纪实丛书 ·

“女特务”瓦莉娅的故事

著 者 / 周 鹤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黄澄佳 吴英杰

装帧设计 / 海 朗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00 千

印 张 / 16.375

印 数 / 1—6000

ISBN 7-80676-813-0/G · 424

定 价 / 25.00 元

“女特务”瓦莉娅的故事

周 鹤 著

 文匯出版社

关于文汇纪实丛书

纪实文学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状态，是任何文学样式在任何年代的发展无法比拟的。这令人欣喜，也令人忧虑。

欣喜的是纪实文学无论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形式的创新和变化，出版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都已经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一马当先。忧虑的是过快和过度的膨胀容易形成泡沫，而泡沫是不会结出果实，留下种子的。

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因为我们作为媒体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对这种介于新闻、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样式有着“血缘”的关系，特殊的兴趣和资源的优势。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有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更丰富多样的色彩。传奇事变和热点探访，伟大人物和平民生活，历史追问和现实思考，文字特色和图像魅力，厚重分量和轻松感觉，能够熔于一炉，相得益彰。

一套丛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纪实文学这个领域里更其不易。我们的努力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主 编

目录

7	引 言
12	1. 一条神秘多变的街
19	2. 她在飘零的日子里来了
23	3. 她在胸前用左手划着十字
29	4. 上学了，有点小烦恼
36	5. 她们家有3处漂亮的房子了
44	6. 最喜欢的节日是复活节
49	7. 米拉成了她终生的好朋友
61	8. 华尔兹的旋律
69	9. 月光留下一个吻
79	10. 阿拉也爱着托里亚
89	11. 阿拉写给托里亚的诗发表了
99	12. 朝鲜市长来相亲了
104	13. 瓦莉娅家的达妮娅阿姨
109	14. 圣·尼古拉来救他们了
117	15. 托里亚，你在哪里？

124	16. 在黯淡的日子里
130	17. 哈尔滨不能久留
139	18. 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
153	19. 体育场上又一个托里亚
163	20. 苏联专家里有个捷克人
171	21. 托里亚用刀割破了自己的血管
179	22. 黑色轿车在风雨中把她带走
188	23. “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
196	24. 她开始学说中国话了
203	25. 瓦莉娅，你怎么矮了18公分？
211	26. 毛驴车上的麻子，就要成为她的丈夫
220	27. 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
233	28. 托里亚，我们又重逢了！
242	29. 我是自由的风
256	后记

引 言

也许，没有哪个边远城市能像老哈尔滨那样，给诸多文化名人留下不尽的惊奇和感叹。胡适、瞿秋白、朱自清、萧红都对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有过细致的描写。

这个曾经 35 种语言交汇的城市，也被许多机警的目光扫描过。

60 年代的一场运动，这个城市发生了一起“苏修特务机关分支机构”的冤案。被捕、隔离反省、致死的人数达 278 人，4000 多名公安干警也被“集中学习”。

这之前的还不算。

那时，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监狱里，有一个会 5 国语言，能出色地表演钢琴独奏和芭蕾舞的“苏修特务”，已经在那里沉默几年了。她叫韩明禧，她的俄文名字：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韩。

还记得 1991 年，一个紫丁香开放的季节，有位朋友很认真地告诉我：“你应当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我问。

“一个很有教养、很美丽又很坎坷的女人”。朋友说话的时候，样子很神圣。接着她又神秘兮兮地小声说：“她是朝鲜人，但完全俄罗斯化，会说 5 国语言，会弹钢琴、会跳芭蕾舞。听说五六十年代，她是哈尔滨的四大美女之一。电影《黑三角》里的女特务，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她的外号叫……但是，现在都平反了”。

“是吗？”我想。哈尔滨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家庭太多了。哈尔滨有半个多世

纪都和俄罗斯发生着某种关系。这里的人、这里的习俗，还有许多传说的故事都渗透着俄罗斯的影响，这里的地方语言中夹杂着许多俄语的“混血儿”随处可见。现在，20世纪已经翻了过去，我们还可以在哈尔滨市民的生活中隐约见到俄罗斯文化的痕迹。

那时我决定，去采访她，写点什么。

几番奔走之后，好不容易了解到她的情况。她们一家虽是朝鲜人，但祖辈生活在俄罗斯的海参崴，信东正教。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韩1923年10月31日出生在中国，她的朝鲜名字叫韩明禧，别名韩春子，瓦莉娅是她的爱称。

1922年，瓦莉娅的父母随大批逃难的俄国人来到了中国的长春，从此就再也没回到生养他们的海参崴。瓦莉娅有两个弟弟。大弟焦尔金·韩，二弟艾拉斯特·韩，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初离开中国，去了苏联的阿拉木图，并在那里定居，有了子女。瓦莉娅的父母一直生活在中国，直到他们去世也没有加入中国籍。

瓦莉娅的人生道路走得很孤独，也很曲折。自从母亲过世后，她就一个人生活在哈尔滨。她美丽，才华逼人，富有教养，可她的身边没有旁观者。当人们谈论她的时候，总有一种财富白白浪费掉的可惜，一种美丽失去了却没有欣赏到的遗憾。

在很长的时间里，外人眼里的瓦莉娅是神秘的。她出生在中国却不会说汉语（40多岁才学会汉语）；是朝鲜人却信仰东正教，生活完全俄罗斯化，她所熟悉的俄罗斯朋友，包括她的恋人，在几年时间里，纷纷回到自己的祖国或是去了别的国家，剩下孤零零的她。

她经常走在阿什河街和巴尔干街上，那里曾是许多俄罗斯人居住的地方。欧洲式的脸，欧洲式的身材和语言填满了那条街。而她的脸是亚洲的，但混在他们

之中，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一类。她的嘴角有时挂着令人难以琢磨的微笑，像一片飘落在面颊上的雪花，在你还没有足够地欣赏时，它已经消失了。

在外人眼里，这个一直被人们仰慕的阔家小姐，有着奇特爱情的漂亮女子，穿梭在社会名流中的优雅女性，总像蒙着一层面纱。

有一天，她突然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她的美丽，她的高贵，风雅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阴险和恶毒。人们传说着身边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并逐渐演义成一段阴沉沉的故事。在那个草木皆兵的年代里，人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会胆战心惊。人们口舌中的她，成了一条毒蛇，一个女间谍，一个国际特务。

那个年代，谈论什么都要小心翼翼，只对那些被改造被打倒和被镇压的人例外。人们真的相信他们就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坏蛋”。讲起他们来，人们的表情是狰狞的，语言是尖刻的。那些平时谨小慎微的被压抑的人们，总算找到了释放的出口，瓦莉娅也就成了人们发泄的靶子。

后来，她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对她的议论并没有因为她耀眼的美丽已经黯淡而减少。于是，她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恶毒的女人，一个狠心地抛弃了爱她、在她绝望时帮助她的农民的女人。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准备去采访瓦莉娅的时候，一位和她同时代的老知识分子对我说：“瓦莉娅真的很漂亮，就是命太苦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很想见到她，但没办法事先和她联系。于是，我径直去了比尔街22号，那是她现在的家。

这条街过去叫巴尔干街，许多外国侨民住在这里。这里曾经是一片俄罗斯民房，大多是木制结构，门檐儿下是露台。紧接露台的木头楼梯，跑上去时会发出咚咚的声音。那声音，包括女主人身上飘过的香水味，都已成了历史。院子周围长满了花草，那里经常盛开着月季、芍药，尤其是丁香树，花开的时候又苦又香，满

城都是那种幽香。

想象中瓦莉娅就应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但是，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那种板加泥的、厚厚的、中间塞满了木屑的小木房，那种冬暖夏凉、童话般的、俄罗斯式的普通民宅，在城市改造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欣赏到自己的成熟风韵，就带着一声叹息消失了。

老哈尔滨人一走进那里的街道，心中就会涌动起一股莫名的隐痛。那个时代从此埋在哈尔滨人的心底，并让那些老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俄罗斯情结。那里的许多习俗、许多人都和俄罗斯有着某种联系。只要用点心，随便就会找到一些与俄罗斯有关的故事。那是哈尔滨的老梦，一个真实的梦。

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我在3点的时候叩响了她家的门。

“谁呀？”里面传出一个很好听的声音。

可是声音过后，我足足等了十多分钟。那扇大门是谨慎的，从60年代初它便不再那么风风火火地开启或关上：能和住在里面的主人说同一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少，而异样的目光却越来越多。我站在那扇紧包着铁皮的大门前，就像站在历史和现实中间，不知道怎样去穿越时间隧道，走进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里。

门打开了，仍然是谨慎的。

我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瓦莉娅。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苍老，目光有些小心翼翼，嘴角是微笑的，有些程式化。她的脸上涂着一层粉，薄薄的粉在皮肤上浮着，嘴唇刚刚涂抹过的口红，很鲜艳。显然，刚才她在化妆。她很注重仪表。

瓦莉娅见到我，很客气地问：“您是想在这里学习外语的吧？”

我说：“不是。”

我犹豫了一下又说：“能不能把您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瓦莉娅的微笑渐渐淡出。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闪过一丝犹疑，但很快就平

静地说：“我生活得很好，不要写了。”

那时，我看得出，她还有一些历经磨难后的谨慎。她小心地捂住创疤，不让别人触及，自己也不想去碰。在她的目光中，尽管能让我感到一种宁静，但是那掩饰不住的忧郁里还透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恐惧。

十年后，我又拿起电话对瓦莉娅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我还是想为你写点东西。”没想到，瓦莉娅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不知道阳光是怎样穿透她心灵的黑暗，使她变得这样明朗。

那是2000年的夏天，我从上海赶到了哈尔滨。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她的家中时，一阵阵热浪袭来，也把她的回忆冲向了遥远……



1. 一条神秘多变的街

1898年是哈尔滨进入近代城市的起点。1898年中东铁路修筑之前，当时的哈尔滨只是如今哈尔滨地区范围几十个村落中的一个，而且是很小的一个。

——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

俄国殖民主义者为消除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1898年曾把哈尔滨改称“松花江市”。由于哈尔滨人民的不懈斗争，才恢复了“哈尔滨”原名，“松花江车站”也改称“哈尔滨车站”。

——李述效《哈尔滨历史编年》

哈尔滨有一条街，叫中央大街，很繁华，也很有格调，它丰富了许多历史内容和人物的命运。我想，瓦莉娅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中央大街过去被称为中国大街，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可是，在20世纪初，这里还是泥泞的沙浆，先来的人就在上面铺上了木板，这条本来没有路的街道自然而然地热闹起来。

在这条街的左右两侧，像软肋一样垂直延伸出几条小街，左侧的称中国一道街、二道街……右侧的称外国一道街、二道街……这些被称为外国街区的地方和上海的租界不同。这里没有治外法权。不管是在外国街区还是中国街区，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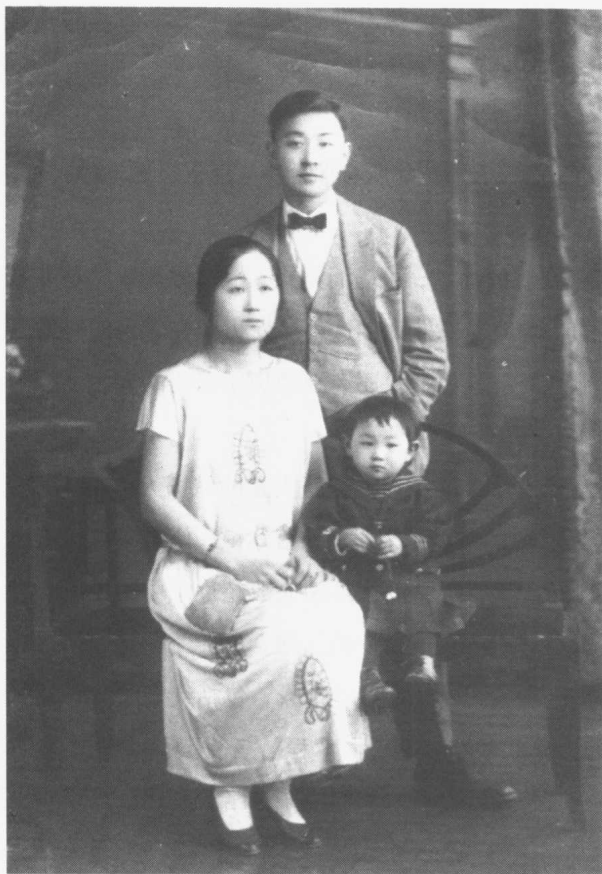
和俄国人是混杂而居的。那是没有政治背景的街区概念。

1924年，俄国工程师科姆特拉肖克把它设计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条街从此有了魔鬼一样的性格。在春夏秋冬的变换中，这条街招惹着世界各地到这里淘金的人们。他们陶醉在这条梦幻般的街道上，踏在那些形如沙一克面包的花岗石路面上。那些细软的、铿锵的，还有沉沦和绝望的脚步，都曾聚在这里，历史在这条

街上不断更替着它的主人。

瓦丽娅6岁的时候，随爸爸妈妈从长春来到了哈尔滨。带着童年的梦境和对这个世界的所有好奇，她踏向这条和她生命一样崭新的街道。从此，这条街便开始承载起她的故事。

她家坐落在中央大街的不远处。不久，他们又在中央大街附近相继买了3座楼房。那里成了许多俄罗斯人光顾的地方，他们常常在她家里举行舞会和晚宴，音乐、灯光、细软的俄语在那里交织着。善于交际的父亲会把自己的女儿抱起来，在人群中炫耀。那时他的脸上



1925年，瓦莉娅2岁



充满了兴奋和满足。

在瓦莉娅的记忆中，中央大街的姑娘是最美丽的。那时候，她看到有个姑娘朝她走来。那是个体子高挑的少女，穿着一条浅绿色的苏格兰呢裙，迈着飘逸的步子。在姑娘走近的时候，瓦莉娅看见了姑娘的脸。那是个瓷娃娃一样的脸，红红的嘴唇有些上翘，傲气中透着一股娇气。姑娘银灰色的帽沿下面，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迷蒙柔和的目光，那眼睛在长长的睫毛间忽闪着，让瓦莉娅想起了波斯猫。于是她大胆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姑娘。

渐渐，瓦莉娅的目光也变得迷蒙柔和了。

在她大一点的时候，她开始喜欢照相。在她所有照片中，都留下了这种神情。她是高傲和莫测的。

如今，这位80多岁的老人坐在我的面前，平静而温柔。她的微笑依然是高傲的。她兴奋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潜藏着爆发力，这种爆发力会在适当的时候去激发和感染别人。我很想知道她的内心是什么？还有她经历了多变的人生后，内心那个更隐蔽的力量是什么？

1898年中东铁路延伸到哈尔滨，这个城市便涌进了大量的俄国人。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有30几个国家的商人和侨民纷至沓来，抢滩哈尔滨，使哈尔滨转眼之间成了一个欧洲化的城市。一段时间里，哈尔滨的外国人数超过了中国人。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习俗在这个年轻的城市里冲撞、融合。

那时，哈尔滨的主流社会是外国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包括统治阶层。1896年9月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东省铁路公司的董事局驻地为中国北京、俄国彼得堡。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在事实上则成了沙俄殖民政府。

在1902年10月31日的远东报上有这样一段记载：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御前

会议，叫嚣“满洲将来必须归并给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属国”。

因为这些，中央大街有“海狸皮领的、极考究的常礼服”，也有“希腊式的漂亮鼻子和蓄着十分有气派的络腮胡子”，“娇媚的眼睛和俏丽的帽子”，还有“退伍士兵肮脏、笨拙的长靴”。

当然，冬天里最风光的还是女人。当她们从马车上跳下来的时候，在厚厚的积雪中，踏着细碎的步伐，波浪式的裙子便摆动了起来。若隐若现中修长的腿，薄薄的玻璃丝袜，自然的肌肤，给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带来了激情和诱惑。

瓦莉娅说：“那时，我很羡慕那些姑娘们，看着她们腿上透明的玻璃丝袜，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穿上那样的袜子。”然后她耸耸肩笑了笑。

玻璃丝袜是30年代初从德国传来的，很快在哈尔滨的外国妇女中风行起来。瓦莉娅喜欢这样的时髦。现在，有些人提起她，叫不出她的名字，就会说：“噢，就是那个总是爱穿裙子的，腿不怕冷的女人吗？”

十几年后，当瓦莉娅长成姑娘的时候，她的恋人托里亚，一个不太富裕的俄罗斯小伙子，在他的日本同事那里，买了6双尼龙袜子送给了她，这也是她收到的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那个时候，哈尔滨被日本人占领了，生活物品很紧俏，能有这样的礼品是相当的奢侈了。瓦莉娅很感激。可是，这几双袜子似乎影响了瓦莉娅的命运，让瓦莉娅后悔不已。

妈妈对她说：“要是我，这个礼品就不收。”

瓦莉娅说：“可是妈妈，托里亚喜欢我这样，他喜欢我穿上它。”

“不！孩子。我和你说过，男孩子求婚时，你不能收他们送的袜子，还有鞋。那样你将失去他。”妈妈有些激动。

“但是，我太喜欢了，为什么不能这样呢？”